

第七章 佛教建筑与地理风水

《尚书·召诰序》云：「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周礼·地官司徒》曰：「唯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地中，天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由上可知周代的城邦建置，就是顺应天地，先利用土圭以测日影（景），将四正方位辨明，然后依照礼制建设邦国。

《四库全书提要》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历法、乐律、韵学、兵书，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至繁。」卜居、建城乃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工程，为中国古代的文化重点之一。

故知被列为古代“上九流”之堪舆家、占卦术士乃将《周易》所论之理论，发展成为一种环境工程上特殊的数学学问，运用流传至今不断。敦煌《宅经》亦云：「寿命长短，一代盛衰，百年荣辱。占宅者，见形势气色，草变迁移，祸福交并，吉凶代谢。……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无能悟斯道也。」

古人对于邦国、城镇、民宅之建设，是运用《易经》的道理，累积无数经验，从失败中逐步修正而完成的。历经数千年以后，所发展出一个很有特色的学问，那就是“地理风水学”。“汉传佛教”之佛寺建筑是佛教在汉地生根，所发展起来的建筑群。当然离不开中国建筑的范畴，也完全离不开“地理风水学”的考量。

那什么是“地理风水学”？就是“堪舆学”。许慎说：「堪，天道也；舆，地道也。」指的就是老祖先运用《易经》里天文、地理的原理，来建造城市、住家的一种特殊学问，正是所谓“数术穷天地，制作牟造化”的选址规划表现。但是要如何了解什么是“地理风水学”？首先要了解的是太阳系与地球的关系。

○ 身为太阳系的成员要了解太阳，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从「无」诞生的。

《首楞严经》说：「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佛陀与现代科学家都认为宇宙从「空——无」中诞生，是从一个不论光或物质，甚至时间或空间都完全不存在的均匀状态下，突然诞生了十的负三十四次方公分的超微小宇宙。而从不均匀的「无」诞生的宇宙，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宇宙，科学家认为可能同时有好几个宇宙正在诞生或缩回。

由于空间互相排斥的「伪真空」的能量，就是「大暴胀」（inflation）的原动力。便从十的负三十四次方秒之内暴胀了十的一百次方倍所产生「相变」，转化成低能量的普通真空，再全部以热能的形式释放出来，诞生了充满光的炙热火球宇宙「大爆炸」（Big Bang，自然“造物”的一刹那）。

大爆炸的初期，由热能造出了夸克（Quark）、电子的基本物质。在此同时，相反电荷的反物质，也和物质一起被生产出来。而反物质显然比物质少了些，物质与反物质相遇，就发出光，而成对消灭。

所以，“初期宇宙”只剩下未消灭而残存下来的物质，就是夸克、电子等成为「基本粒子」的东西。宇宙诞生之后，最初形成的星球是由氢氦等较轻的元素构成。星球内部发生核融合反应，首先是氢与氢结合成氦，从氦产生碳，然后产生氧、氖、镁、硫、钙、铁等较重的元素，此时就称为「重星」。

大约一百五十亿年以前，银河系里头有一颗重星球临终，而发生超新星的大爆炸，其震波把周遭的气体压缩，使气体发生密度不均匀的收缩，于是产生了新星球，由于气体的聚集、压缩，内部产生高温、高密度，其中心部分发生核融合，“原始太阳”就开始散发光芒。

后来“原始太阳”收缩，周围的残留气体由星球的旋转而慢慢聚集成为圆盘状，这就是原始太阳系。大约四十六亿年前，在原始太阳系星云里面，重元素沉淀在圆盘的赤道面，微尘聚集成为微行星。微行星经过不断的撞击并合为一体，于是九大行星中的地球也诞生了。大约在四十亿年前，微行星的撞击渐渐减少，不久地表与大气开始冷却，大气中含有的水蒸气造成豪雨倾盆降到地球，形成了海洋，原始细菌生命就在海洋中诞生……。

我们这一个太阳系是两千亿颗星球组成的本银河的一部份，本银河系又是本宇宙的一小部份，而另外还有无数无量的宇宙存在着。地球带着月亮以每分钟一千八百公里的速度环绕太阳旋转，太阳又带着地球以每年二千四百亿公里的速度环绕昴星（Subaru, The Pleiades Star Cluster, 七姊妹星团）旋转，每转一周需时数千年；昴星又环绕不知名的中心旋转……，相互之间就是靠着星球间的强大磁力在牵引着，让彼此间悬空而不坠。

太阳绵绵不断地以热能（拉）提生万物，地球若失去太阳，一切生存条件就消失了，所以古来智慧的宗教均崇拜太阳，是故我人首先应了解太阳。我们的太阳正在发光中，「光子是构成光的粒子，光是电场与磁场的波。」

阳光的幅射能谱构成电磁波谱，包括宇宙线、X-光射线、电视波、无线电波、紫外线、可视光波、红外线。无色的可视光波本来是多种色光的聚合而成，经过折射后，就有了红、橙、黄、绿、蓝、靛、紫等的色光，被花草、动物选取了美丽的色彩，就这样让视觉人生显得多彩多姿。这些色光又各被佛教的某某佛所代表，也被其他宗教的神祇所代表。

太阳强大的能与人人本具的“佛能”可比喻是同一性质。太阳一直在操控着地球一切生物的生长，在古时候人们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也难怪自古就有许多宗教崇拜太阳，世界上很多民族都自称是“太阳族”、“日种”。

日本的空海大师就视太阳为“大日如来”。宇宙力量人格化的结果是出现了人形神，如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太阳的女性化，所以以红日为其国徽，称日本国。宗教

或神话也是在述说自然界那不可思议的现象。

西元 1978 年，以《在 4080 兆赫上额外的天线温度》论文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 A·彭齐艾思和 W·威尔逊两位科学家，从宇宙中接收到一种从未发现过的不规则电波，大量波长为 7.35cm 的微波噪音，不受时间、季节、气候的影响，这些微波不是来自本银河系，而是来自宇宙的一个更大空间。

天体物理学家彼勃尔斯说：「这种微波噪音应该有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便是早期宇宙的遗物。这种“宇宙背景辐射”并不局限于微波，它还包括红外光、可见光、紫外光、x 射线、γ 射线等。」“宇宙背景辐射”是维持宇宙本身存在的能量，似乎中国几千年来所认为的“气”，即是二十多年前才被发现的“宇宙背景辐射”。

而地球本身外壳、内核相对逆向磨擦，也放射出强大的“电磁波”（electromagnetic wave），从北极光就可看出来，因此形成了“地球磁场”，产生地心引力，让地球上的万物悬空而不坠。为了感谢及爱护地球，也有许多民族敬拜地球为母亲，如希腊神话称为盖亚「大地母神」（Gaea）。又，印度的土地神「地尾」（Prithivi）是女性，取大地能孕生万物，应属女性而以女神称之。可知佛教的〈安土地神咒〉中，土地神是位女神。

中国隋朝以后，也以「后土娘娘」称土地神祇，「后」是母性，不是现今乡间所拜的「土地公」，「土」是万物之母，后土是「地母之尊」的意思，似乎受了佛教的影响。日本帝冢山女子大学教授望月信成研究地藏菩萨的来历，发现地藏菩萨也是“印度教”的「大地之神」所转化。

以上是现代科学给我们重新对太阳系的了解，在还没有离开地球移民到其他星球前，本太阳系中唯一有生物的地球上，具高度智慧的人类，远在 6700 年前，就发现了宇宙的特性，华人的老祖宗伏羲氏，根据古圣人所传，以「先天八卦」表明了地球空间环境其不变、变的奥秘，就是《易经》理论的根由。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老祖宗如何看待及适应这个可敬的地球。可惜我们太早发现了太阳系的这个奥秘，而无法（那时候就不打算）继续突破，几千年后的科学发明就比欧美国度落后。（若要知道更详细部分，请看笔者所编的《大爆炸之后——人类宗教文化发展简史》一书）

○《易经》是中华古科学，不是宗教，但后来与各宗教有关。

历史上信奉佛教“密宗”的辽（西元 916-1125 年）、金（西元 1115-1234 年）两朝与后来改变而坚信道教的南方宋朝（北宋西元 960-1127 年；南宋西元 1127 -1279 年），形成南、北壁垒分明的态势，更使得汉人基于民族性的自尊，常嘲笑北方佛教徒修什么「八正道」，说那是「胡说八道」，或许这就是该成语的出处。

由于南方宋、明“理学”以及道教的盛行，更加让佛教徒排斥中华古科学，尤其因

为道士把〈八卦〉符号穿戴在身上，从此有部分佛教徒便说《易经》、〈八卦〉是外道，至今还是如此。可是中国佛教《大藏经》中偏偏有一大堆的中土“后造经”，都是借用《易经》及八卦的思想编纂而成，还被知名的禅师、律师所习用。可是这种矛盾，使某些不了解因由的，标榜所谓「纯佛教」信仰者，依然耿耿于怀，唯恐避之而不及。

古人说：「天道左旋、地道右转。」由于朝阳性的关系，所以，在北半球形成的台风、龙卷风、炊烟、藤蔓、花瓣都是以「顺时针」方向旋转向上；在南极都是以「逆时针」方向旋转向上，这就是自然界的特色。

佛教徒绕塔、禅坐后经行、咒轮的旋转都是以顺时针方向右绕而行，是否有用意在于松懈身体中受地球自西向东转旋紧的“中脉”，值得深思探讨。当然居住南半球的佛教徒，在平时的顺时针情形下，是否修行时要逆时针左绕，也应一并考量。

《易》为古圣人所作，传于伏羲氏，绍述于神农、轩辕，继承于尧舜及夏后氏，周文王因而变化之。约西元前四千七百年前，世界上的宗教还未创立之前，「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伏羲氏绘制的「先天八卦」又称「伏羲八卦」(Fu Xi`s Eight Trigrams)是以“干”（阳 Yang, the active）、“坤”（阴 Yin, the receptive）上下代表太阳系空间形成的特性，把自然环境用最简单的符号表现出来，完全无关乎宗教。

「后天八卦」是约西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由羑里[今河南汤阴]的困顿时期，根据「先天八卦、六十四卦」研究出来的。所以，「后天八卦」又称为「文王八卦」(King Wen`s Eight Trigrams)。后天卦的绘成比先天卦慢了三千五百年之久。（周文王西元 1135 年逝）

有学者立论说「文王八卦」为「时间图」，举出《说卦传》曰：「帝出乎震峯(the arousing)，齐乎“巽”籊(conformity)，相见乎“离”掇(shining brightly)，致役乎“坤”鬯(the receptive)，说(悦)言乎“兑”箨(enjoyment)，战乎“干”筮(the active)，劳乎“坎”扐(watery depths)，成言乎“艮”髧(keeping still)。」如果把「帝」字以古中国地区植物生长的情形来说明，则甚能清楚为何说「文王八卦」是「时间图」。

植物于「震」(Zhen) 峯卦的春分季节冒出芽；到「巽」(Xun) 籊卦的立夏时，平齐的初长成；到了「离」(Li) 掇卦的夏至时，则可望知成长的为何种植物；在「坤」(Kun) 鬯卦的立秋时，长得就像能役使的军队般壮观；那么「兑」(Dui) 箨卦的秋收季节，会带来甚大的喜悦；但是为了明年的再度结果收成，必须度过寒颤(战)的「干」(Qian) 筮卦立冬期以及「坎」(Kan) 扐卦苦寒的冬至期；然后保藏的种子、野外的植物将在「艮」(Gen) 髧卦的立春时开始播种生成，这就是植物循环成长的过程。那么为何「文王八卦」是「时间图」？这就十分清楚了。

相对于「先天八卦」有学者立论认为是被应用为「空间图」，而为何〈阳宅学〉谈的也是「空间」之运用，却以「时间」特性的「后天八卦」来使用，这也是必须解释清楚的。

我人皆知〈八卦学说〉(the Eight Trigrams Theory)源自《易经》(I Ching),是最早应用在北半球(the Northern Hemisphere)的古代中国大陆(Ancient Chinese mainland)地区,而对用来作为“地理”(Topomancy, Geomantik)、“风水”(Feng Shui, Geomancy)“阴”(Yin)、“阳”(Yang)宅的判断,也是一直离不开以〈八卦理论〉(Logic of the Eight Trigrams)作为〈方位学〉(the Direction Theory)的基础。

唐密不空法师于《宿曜经》以为空、风、火、水、地,逆其次第,配于东、西、南、北、中;青、赤、黄、白、黑,采即事而真之意,且依本觉下转之本有胎藏界十因之义也。;善无畏于《尊胜轨》以地、水、火、风、空,顺其次第,配于东、西、南、北、中,由于「始觉」上转之修「金刚界」中“因”之义也。依不空之将“五行”代入“五方”(the five direction),以地大为中央大日如来(Vairocana),中央(center)属「土」(Earth),是发心之位;以北方为不空成就如来(Amogasiddhi),北方(north)为壬、癸、亥、子、丑属「水」(Water),是发心之位,由“干”与“艮”统之;以空大为东方阿门如来(Akshobya),东方(east)甲、乙、寅、卯、辰属「木」(Wood),为方便究竟之位,由“艮”与“巽”统之;以火大为南方宝生如来(Ratnasambhawa),南方(south)丙、丁、巳、午、未属「火」(Fire),为成菩提之位,由“巽”与“坤”统之;以风大为西方阿弥陀如来(Amithaba),西方(west)为庚、辛、申、酉、戌属「金」(Metal),是为涅槃之位,由“坤”与“干”统之。(另有深义,限于篇幅,请参考佛学大辞典)

中国的汉人祖先对山川灵秀、择地相宅的能力记载于《书经》中有〈周公卜京〉书卷;《诗经》中有〈公刘相宇〉书卷。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之义〉篇曰:「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显然是以五行观念来描述北半球特别是中土的地理环境。

是知“五行”(the five primary elements)为中土对物质世界的初步分类,又作为气候状况的代名词。气候之变迁会影响环境,甚至人的性情,从环境推测休咎,是古来命理与地理学家的根据。五代十国时,法眼·文益禅师(885-958)就曾以相同的「丙丁童子来求火」的比喻“自己求自己”,让来自清峰禅师的门下玄则禅师再确实深层悟道。就是利用五行的术语,让学禅的人彻底证入体认空性。

而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宇宙是由地、水、火、风、精气、元气等原素构成的,古中国、古天竺也有如此的看法。佛教承袭部分古婆罗门(Brahmana)文化,认为宇宙有四大元素:地、水、火、风,称为“四大皆空”。在佛儒双通的居士则认为地可当土;风为巽卦,可以之当木;佛以金刚为佛体,而西方为佛土,以金为至坚至净,非色非空,正与纯阳之干卦同象。那么四大之外,仍有金在。

但佛教或西藏密宗再加一大元素「空」,而成为五大元素或“五大”。而佛教“法相宗”(“瑜伽宗”、“慈恩宗”、“唯识宗”、“相宗”、“有宗”、“有相宗”)再加二大元素——「心」与「识」,而成为六大元素或“六大”。可见“四大元素”与“五行”的立论又如此接近,

所以两方交流顺畅。

现代的《易经》学者发现，地球内核的液态“金”（铁、镍），属“震”卦；地球的地幔内涵炽热的岩浆“火”，属“离”卦；冷却的地表壳有大地与高山“土”，属“坤”与“艮”卦；占百分之七十海“水”湖泽，属“坎”与“兑”卦；长在陆上的树“木”，为风所动，属“巽”卦；太阳光照射，让万物提生，属“干”卦。这不正是“五行”平衡下的状态吗？而人体血液中这些金属元素含量的比例，居然与地球本身的含量比例相同。

道家则认为万气的本根是：太始青色金光有纯阳离子，造成“甲木”之因，纯阴离子造成“乙木”之因；太初赤色金光有纯阳离子，造成“丙火”之因，纯阴离子造成“丁火”之因；太古黄色金光有纯阳离子，造成之“戊土”因，纯阴离子造成“己土”之因；太素白色金光有纯阳离子，造成“庚金”之因，纯阴离子造成“辛金”之因；太色易黑金光有纯阳离子，造成之“壬水”因，纯阴离子造成“癸水”之因。

中医把青色木气视为肝脏气；赤色火气视为心脏气；黄色土气视为脾脏气；白色金气视为肺脏气；黑色水气视为肾脏气。配合有颜色的药植物，发展出以治本为先的养生治病术。中医一直离不开“五行”理论的运用，因为“五行”就是地球的特性。

很多信徒都以为佛寺不必讲究风水，其实印度在古代也相信风水，不过只有善占的尼干外道才精通。唐玄奘大师所著《大唐西域记》卷九，就有关于那烂陀僧伽蓝风水选址的记载：「从此北行三十余里，至那烂陀僧伽蓝。闻之耆旧曰：「此伽蓝南庵没罗林中有池，其龙名那烂陀。傍建伽蓝，因取为称。从其实义，是如来在苦修菩萨行，为大国王，建都此地，悲愍众生，好乐周给，时美其德，号施无厌，由是伽蓝因以为称。」……佛涅槃后未久，此国先王钵伽罗阿迭多，敬重一乘，尊崇三宝，式占福地，建此伽蓝。初兴功也，穿伤龙身，时有善占尼干外道，见而记曰：「斯胜地也，逮立伽蓝，当必昌盛，为五印度之轨则，逾千载而弥隆，后进学人易以成业，然多呕血，伤龙故也。」

○密教五方佛与五方、五行

密教“五方佛”配五方与五行异曲同工，中土将中央属土为“礼”、东方属木为“仁”、南方属火为“义”、西方属金为“智”、北方属水为“信”。密教则转五识为五智：正知圣智（dharma-dhatu wisdom）、平等性智（wisdom of equality）、妙观察智（discriminating wisdom）、成所作智（all-accomplishing wisdom）、大圆镜智（mirror-like wisdom）。

人是爱欲的动物，血液呈红色，密教阿弥陀佛现红色拟人化的身像以对应，于母明光示现时，并不是图像而是红光，由下表对照更可详知密教仿五方五色的「用」法：（请见笔者白话译本《梦幻生死》一书）

色蕴—（蓝光）空大—源质—转成正知圣智—大日如来所化。（惨淡白光—天道）—
中央
受蕴—（黄光）地大—人体—转成平等性智—宝生如来所化。（暗蓝黄光—人道）—

南方

想蕴—（红光）火大—爱欲—转成妙观察智—无量光如来所化。（暗红色光—饿鬼道）
—西方

行蕴—（绿光）风大—气息—转成成所作智—不空如来所化。（暗绿瞋光—阿修罗道）
—北方

识蕴—（白光）水大—血液—转成大圆镜智—不动如来所化。（暗淡灰光—地狱）—
东方

有谓五方佛是依照人脑脑干（反射动作、控制睡眠），左（分析）右（整合）大脑（逻辑思考、图像映记）、小脑（潜意识、第六感）来仿设成五方。大日如来是用脑干明点激光「拟佛化」的表征以对应，其他四方，则由左右大、小脑各托以一佛来显化，是密宗「寓灵」、「寓佛」的特色。

由此可知千百年来从西域丝路传来汉地的佛教，一直随着西域各国的文化而变得复杂化，并渐渐地与中国儒家、道家精神交流，而形成特殊的中国佛教，很多哲学理论也逐渐有了中国特色。尤其大乘佛教传入后，早先大多是采用中土名相思想来翻译佛经。如《提谓波利经》将五戒与仁义礼智信、五方、五行、五星、五脏等相配比。因此，“汉传佛教”建筑虽然也随着各部派的修行方式，有了不同的布局。但是中国本有的“阴阳”、“八卦”等符号也并进，上了佛教的殿堂。

佛教的密咒、方术在汉初传入中国后，首先依附古老的阴阳、五行、图讖、神鬼信仰。如早期的译经把涅槃译作“无为”，襄楷的奏文称佛教为“道”，并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以后更与儒、道相互交融，中、印混杂，所编纂的新佛经就流传开来。牟子在《理惑论》即称佛教为“佛道”，一般人也称沙门为“道人”。虽然大部分的人大都相信道教抄袭佛家的「三世因果」及「生死轮回」的说法，但是禅密两宗也未尝不是抄袭中土文化，甚至《易》学及道教之言。

佛教的标榜“炼心”，却是古今一直未变。引入佛经里的中国特有文化，本来就与印度文化无关。但那是一种方便法门，是为了解决现世的困难所采用的权宜手段。可是，后来一些附佛外道，却特别喜欢以金、木、水、火、土之五行概念，随便歪曲解说佛经，直至他们去世了，仍然对正法是一大团的迷惑。而且是一个盲人，牵引着一群盲人，不知要往那里去，这才是最大的隐忧。最近台中萧登福教授更指出，的确有很多佛经受到中国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如九宫图、五方、五帝等被借用在密教坛城、五方佛之教法上，值得重视。

对一个能到达「空无边处定」体验的佛法修行者，就不会受到五行的限制，而能悠游三界。从许多传记里，我们却看到修行功力深厚的大师们本身也精通地理风水的学问，如憨山大师、见月老人、虚云老和尚等古德、大师，在修筑古庭、祖寺时，均能以优秀的风水常识来配合建筑。因为面对大多未修行开悟的徒众，不良的环境将妨碍修行。好比在现代都市里的大热天，大家都汗流浹背了，不开冷气，却劝说：「心静自然凉！」这根本是错误要求。

○密宗的风水环境观念

密宗择地的教导可由《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日经》看出，其卷一〈入曼荼罗具缘真言品〉提到：「彼坚住受教，当为择平地，山林多花果，悦意诸清泉，诸佛所称叹，应作圆坛事。」、「秘密主！彼拣择地，除去砾石、碎瓦、破器、骷髅、毛发、糠糟、灰炭、刺骨、朽木等，及虫、蚁、蜣螂、毒螫之类，离如是过，遇良日晨，定日时分，宿直（曜宿）诸执，皆应相应。于食前时值吉祥相，先当为一切如来作礼，以如是偈警发地神：汝天亲护者，于诸佛导师，修行殊胜行，净地波罗蜜。…」这是告诉修行者选择干净土地的指示。

汉唐文化也影响了“藏传佛教”，与文成公主同入西藏的，有不少精通风水的道士、高人，《西藏王臣记》一书也写说：「文成公主依据中原的《八十种五行算观察法》来细推观察，而知雪域西藏的地形，俨若罗刹女仰卧的形状。娥圻湖恰是罗刹女的子宫；……她进而继续观察那周围的地理，发现周围的地理是功德和过患兼有。功德方面是：东方地形像竖起的灯柱；南方地形像宝塔；西方地形像在曼遮（圆形的坛供）上，安放一螺杯的形状；北方地形像盛开的莲花。特别是还有四座圣山，在其环绕的山脉中，那梁正澎迦山像一把宝伞，玛仲山像条金鱼，冻喀山岩像朵莲花，其山阴的积冰又像白螺，仲赞山像一宝瓶，裕巴山像吉祥结，澎迦山像一宝幢，帐普山岩像一宝轮等，共为八吉祥相。

此外，迦喀山、须巴山梁、惹喀山岩、爵姆色山等是金、银、铜、铁等四大宝藏。还有东面的达枷冻峨玛（意为笑面虎下区）、南面的裕住章翘（意为青龙净水）、西面的嘉底布冻（意为鸡雏面）、北面的汝白拔喀（意为龟行盘石）等。总的说来，天如八辐轮相，地像八瓣莲花。在这样殊胜的地形上面，修建寺庙，是有圆满功德的。

过患方面是：东方的切玛山（沙山）形像罗刹女的阴部，南方的地形如蝎子抓食，西方的岩形如魔鬼巡视，北方的直达梁多地方一带的山形，如象群的战阵，东南界为凶神游地，西南界是恶鬼聚处，北方是部多（魔鬼名）的卧处。此外，还有贡巴山形像磨摩蝎鱼（即大鳄鱼）吸引和吞食螺状，朗峨迦（意为天门开处）的窄狭天空，像一把利剑，萨峨迦（地门开处）的地形，像一猪鼻等，都是恶劣的风水。

镇压这些恶劣风水的方法是：首先由松赞王同两妃一起来到吉学地区梁正村的拔邦喀（圣地）修（镇压）法，他们修到发现有灵感的象征后，随即作了那镇压罗刹魔女的肢体和其他魔怪的肢节的事项。即是在罗刹魔女的地形上面，在魔女的左肩上建察珠寺，在右足上建彰丈寺，在右肩上建嘎察寺，在左足上建仲巴江寺等，这是镇压四边的四大寺。又在魔女的右肘建贡波布曲寺，在左肘上建脱扎空厅寺，在右膝上建绛真格杰寺（慈云宏善寺），在左膝上建江扎冬哲寺等，这是再镇压的四大寺。进而又在魔女的左掌上建康隆圻度母寺，在其左足心上建坝卓杰曲寺，又在察日区建智慧度母寺，在昌巴区建弄伦寺（镇风寺）等。以上是镇压左右两翼的各寺。

如上所说，在其余的一些恶劣风水的地面上，分别建筑了佛塔、石狮、大自在天像、

大鹏、白螺等来改变风水。据说在这以后，随即填平湖面，在其上修建佛殿，把中原和尼泊尔迎来的诸佛、菩萨像，都供奉在那佛殿里。从此，佛教也随之兴盛起来，直到后来的藏王叔侄诸王朝的各个时代，各寺庙的僧伽大众，和显密的说修事业，仍然是兴盛不衰。」这是西藏建佛寺镇压恶劣风水的实例

而选择优秀的好风水，则在中国四川甘孜白玉县嘎陀寺第六世莫札活佛及堪布嘉央坚贤上师文稿介绍圣胜第二金刚座嘎陀寺提到：「圣胜嘎陀寺与雪域西藏一江之隔，湍急的金沙江以千年的涛声，讲述着深藏于这崇山峻岭中的种种神奇。这里有神奇的地貌，天空呈现八辐法轮，地形似八瓣莲花，四周有八瑞吉祥。后山之巔，巍巍如盖白色巨伞。前山如右旋法螺。右山如白宝耸立，又如斑斓猛虎下山。左山如青纱缎面铺张其上，大象驼负八万四千法蕴昂首。下面的山如不变手印交错，标志力聚众多弟子。

山的外形如吉祥天女之身形；前有护乐轮三角法基，它的旁边有殷红血湖；脐间变化轮有法座斑杵和阿、嘎字母天成，其上更有宝伞如孔雀开屏；心间法轮之左边有倾斜岭，法王当巴仁波切于此亲见红、黄文殊辩法情形，此为这里将有智者辈出的征兆；喉间享用法轮有石上突出的白色阿字母天成，左边有观音菩萨收聚精华地八穿德丹林；顶间大乐法轮白岩石山排列如三根本之神云集，草山面上有释迦牟尼佛天成像，其左边八穿德青林等有天成佛像、文字、法器。」以上显示古代西藏建寺择地之慎重。

○《大日经》的择时、择地指示

密宗《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日经》卷一〈入漫荼罗具缘真言品〉
曰：「尔时，执金刚秘密主头面礼世尊足而说偈言：佛法离诸相，法住于法位，所说无譬类，无相无为作。何故大精进，而说此有相，及与真言行，不顺法然道？尔时薄伽梵，毗卢遮那成佛，告执金刚手，善听法之相。法离于分别，及一切除妄想，若除净妄想，心思诸起作。我成最正觉，究竟如虚空，凡愚所不知，邪妄执境界。时方相貌等，乐欲无明覆，度脱彼等故，随顺方便说。而实无时方，无作无造者，彼一切诸法，唯住于实相。复次秘密主，于当来世时，劣慧诸众生，以痴爱自蔽。唯依于有着，恒乐诸断常，时方所造业，善不善诸相。盲冥乐求果，不知解此道，为度彼等故，随顺说是法。」

可知大日如来也交代执金刚秘密主为随顺未成就的修行者，应先说「有相」之时（择时）、方（择地）相貌等，为的是先能度脱众生离开时、方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业报故，才能证入实相。天地之气交感，若有助于人，则感应能如「静电」平衡而和谐。

古人谓：「天分星宿，地列山川，气行于地，行励于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之所临，地之所钟。」又说：「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浮图。」禅坐之士必能体察天地奥妙，可惜当今深入禅坐之人已太少，只误信念一句佛号就要代表三藏十二部，完全放弃静坐，也失去“择地”的能力。

中国的风水理论是有着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怀，非常重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并特别要求「藏风聚气」的环境营造。俗人皆知“地善而苗茂，宅吉而人荣。”、

“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昌盛，若培植其根而枝叶茂盛。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形神不安。”故知地理环境之好坏，对修行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有「风水林」、「风水池」、「风水墙」、「风水桥」等等的留设。

○诸佛与大树的关系

人体是个生物磁场，我们生活在地球放射的磁场中，一旦随意更改或阻隔大自然的平衡，身心都会产生不舒服现象。这也就是生活在水泥丛林里的人，无法亲近大自然，而产生最大的生命问题。因为现代有科学家也认为我们每天一定要和土地接触，体内才不会存积静电。静电在人体中会导致老化提早、免疫力下降，使身体不适，包括癌症的提早发生。重者引发健康失调，轻者容易失眠。

要知道静坐者可以吸收地球传上来的低频波，达到调整脑波的功能，强化身心、苏醒觉性。尤其诸佛都在数千年的老树下修行成道，是“七佛应化”最佳风水气场的环境指示，经典载之甚详，却被今人所忽视了。

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之科学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中，提出他对风水的看法：「在许多方面，本人相信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如劝人种植树木和竹林以作防风物，强调流水靠近屋址之价值都是。虽然在其他方面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及中国田园、屋室、村落之美，不可胜收，都可藉此得以说明。」东方社会注重种植树木和竹林以营造环境。

大树下的土壤，有刚好的湿度，若是湿润的草地效果有相同，能够每天站在大树下或走在草地上，有利于将静电导入地下，可以防止老化和健身。而在佛教的资料里面，大树与成佛的环境还息息相关。摩耶夫人在“娑罗树”（sala tree，无忧树）下产下了悉达多（Siddhartha · Gautama）太子；最初悉达多太子在“阎浮树”（Jambu tree，海南蒲桃树，又名子动树或鸟树）下思维世间及人生的道理；释迦牟尼成佛时，坐“毕钵罗树”（Pippala tree，菩提树）下说法；后来佛陀也在“娑罗双树”（也称坚固树）下涅槃。可见佛陀一生与大树的关系十分密切。

唐代记载据说该菩提树原本是「枝叶青脆，经冬不雕。至佛入灭日，变色雕落，过已还生。至此日，国王人民大作佛事，收叶而归，以为瑞也。树高四百尺，以下有银塔围绕之。彼国人时常焚香散花，绕树作礼。」人们是将菩提树认为佛陀的象征，每年作为礼拜。却不知树下坐、树下修的好处。

《景德传灯录》卷一〈叙七佛〉提到，前六佛之毗婆尸佛坐“波波罗树”（Pippala tree）下说法三会、尸弃佛坐“芬陀利树”（Pundarika tree 百叶白莲华；《心地观经》则说是“尸利沙树” Sirisa tree 下成道）下说法三会、毗舍浮佛坐“娑罗树”（Palasa tree）下说法二会、拘留孙佛坐“尸利沙树”（合欢树）下说法一会、拘那含牟尼佛坐“乌皙婆罗门树”（可能是优昙婆罗华树 Udumbara tree，三千年开现一次的无花果树）下说法一会、迦叶佛坐“尼拘律树”（Nyag-rodha tree 榕树，纵广树）下说法一会。未来弥勒

佛在“龙华树”（Naga-puspa tree）下成道，阿弥陀佛成道之道场也有菩提树。

而《孔雀明王经》上卷偈曰：「毘婆尸佛如来，无忧树下坐；尸弃佛世尊，依止奔陀利；毘舍浮如来，住在娑罗林；拘留孙如来，尸利沙树下；羯诺迦大师，乌昙跋罗树；迦摄波善逝，尼俱陀树下；释迦牟尼佛，圣种乔答摩，坐于菩提树，证无上正觉。」虽然树种不同，但是贤劫七佛都是在树下成就，这是修行一大必然之要素。

《法华经》之卷七〈化城喻品〉提到：「佛告诸比丘，大通智胜佛寿五百四十万亿那由他劫，其佛本坐道场，破魔军已，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诸佛法不现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结跏趺坐，身心不动，而诸佛法犹不在前。尔时，忉利诸天先为彼佛于菩提树下，敷师子座，高一由旬，佛于此座，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诸比丘，大通智胜佛过十小劫，诸佛之法乃现在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为何《长阿含经》云：「七佛精进力，放光灭暗冥。各各坐树下，于中成正觉」。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会集本）》之〈宝树遍国第十四〉提到：「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是诸宝树，周遍全国。」〈菩提道场第十五〉提到：「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华果敷荣，光辉遍照。」可见成佛与有树之环境，其关系甚为重要。

“树下坐”为十二头陀行的要求之一，所以有一经名《贝多树下思维十二因缘经》，贝多树是“贝多罗树”（Pattra tree），其叶可写经文即称贝叶经，是棕榈树之一种。波利质多罗树（Paricitra tree）为忉利天上的树王，又称香遍树。《法华经》序品说：「国界自然，殊特妙好，如天树王其华开敷。」

可知天上人间都有好树，诸佛都可在树下修行、思维、成道、说法，修行人与树的关系非常密切，不可忽视。

○来华高僧精通天文地理

无论高僧弘法或古德行脚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常识，才能长途跋涉去到异域。古代中外高僧能除病、疗疾以自利利人，又能“堪天”、“观象”者甚多。东晋《名德沙门题目》评论高僧于法开，说他“才辨纵横，以数术弘教”，既行医治病，又“堪天”、“观象”、“卜算吉凶”；既懂“医方明”，又通“工巧明”。因为受到西域高僧的指导，我国历史上的高僧道安、僧范、僧化等等，都精通天文、七曜之学；昙影、道穆、肖吉、卫元嵩等人精通术数之学。

诸如《高僧传》、《宋高僧传》中对通“历算”之高僧记之甚详：东汉安世高通“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擅于医学针脉，并兼通风水地理之术；西晋道安“阴阳”、“算数”皆能通；东晋于法开以“数术”弘教；魏时法时“善学四韦陀论，天文图讖，莫不核综。”；被南燕朝慕容德封为“东齐王”的僧朗善长“占

候”观气象；孙吴康僧会综涉“天文”、“图纬”、“占卜”；后秦鸠摩罗什“阴阳”、“星算”莫不毕尽；刘宋求那跋陀罗于“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刘宋僧含笃志“天文”、“算术”；北齐僧范洞晓“七曜”、“九章”；北齐道辨偏解“数术”；隋法远“算历”、“五行”洞幽其致；北周僧人元嵩通阴阳历算；唐高祖时，善慧对“九章”、“律历”、“七曜”盈虚，皆吞若胸中，抵掌符会；唐高祖时，慧斌尤明“章曜”；武周时之菩提流志“历术”、咒术、“阴阳”、讖纬靡不该通；唐玄宗时，一行详究“阴阳”、“讖纬”、“算术”；唐穆宗时，惟良解“天文规律”；清僧方专长天文、历算、医学、地理而无所不精。规画天台国清寺的智者大师，更是一位通晓“度量”、“测算”的建筑家。

中国佛教寺院的选址常以群山环抱、溪水充沛、景致优雅为主，以慎选“山环水抱，必有大发。”之吉地建造寺院，是每一位建寺者的深愿。如果谈“汉传佛教”建筑，却不具备中国“地理风水”的常识，似乎未能把中国建筑的精神表现出来。

因此，西域文化与汉地文化碰撞后的结果，也产生了不少变造的经文，从《敦煌变文集》卷四写卷〈降魔变文〉里写道：「佛知善根成熟，堪化导调，遂即应命依从，受化自请。唤言长者：『吾为三界地主，最圣最尊，进止安祥，天龙侍卫，梵王在左，帝释前引，天仙闭塞虚空，四众云奔衢路。事须广造殿塔，多建堂房，吾今门弟众多，住止延小。汝亦久师外道，不识轨仪，将我舍利弗相随，一一问他“法式”。』须达既蒙授请，更得圣者相随，即选壮象两头，上安楼阁，不经旬日，至舍卫之城，遂与圣者相随，“按行”伽蓝之地。

先出城东，遥见一园，花果极多，池亭甚好，须达挹鞭向前，启言和尚：『此园堪不？』舍利弗言长者：『园虽极好，葱蒜极多，臭秽熏天，圣贤不堪居住。』须达回象，却至城西，……勒鞭回车，行至城北，又见一园，树林滋茂，」启言和尚：『此园堪不？』舍利弗言长者：『……此园不堪，别须“选择”！』

……又出城南“按行”。去城不近不远，显望当途，忽见一园，竹林非常葱翠，三春九夏，物色芳鲜；冬际秋初，残花蓊郁。草青青而吐绿，花照灼而开红，……舍利弗收心入定，敛念须臾，观此园亭，尽无过患，……既见此事，踊悦身心，含笑舒颜，报长者言：『此园非但今世，堪住我师，贤劫一千如来，皆向此中住止，“吉祥”最胜，更亦无过，修建伽蓝，唯需此地。』

佛陀最谦虚不过的，从不自称最圣最尊，显然此变文是敦煌地区所造之经文。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后世高僧也注重佛寺园林之营造，纵然佛寺之“选址”不出地理师之手，往往也能合乎风水原则。所以，古代帝王甚至于佛寺旧址兴建陵寝，蛮横者则毁寺改建。故知，古代佛寺之兴建仍先依世俗的择地来“选址”。

可惜〈地理风水学〉并不在现代正规学院里教授，甚至不被重视，或以迷信讥讽之。因为现代人又无法深入了解庞大的“风水”、“地理”古文学说，所以社会上便一律以“迷信”视之，造成此类学问的被忽视、漠视。可是私底下相信者甚众，却又苦无选择，造成一般人心中的恨。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学习这种知识，所需花费动辄上百万，还要跪拜收

录列为门徒，才会教授一些皮毛，这对当今的大学教授来说那简直是不可接受的侮辱，当然得不到教授们的青睐。

而且风水家各小门阀之间又有所谓：「祖传口诀秘密不可轻泻，否则会招天谴。」的诅咒，故古代之风水师虽列为「上九流」之第四位，仅次于师爷、医生、画师，但地理术却向来不公开，也无法经得起现代的洗礼，所以如今经营地理风水术者便被归为「江湖术士」之流，难怪登不得学院之堂久矣。

○ 天台山建寺

《天台山方外志》〈形胜篇〉记载：「……天台山者，东濒大海，届水而止，为东南一大结局。而父于南岳，祖于峨山，会于昆仑，高于雪山，自雪山东南而下不减四五万里，其中所有灵粹之气，莫不毕集于此，为神仙之窟宅，罗汉之道场，间生圣贤，养育英哲。……台山峻拔，结为九峰，中为华顶，峰东摘星峰，东南为东苍峰，南为狮子峰，西南为大雷峰，西为葛阊峰，西北为香炉峰，北为香柏峰，东北为菩提峰。」

摘星峰分为两支：一至缙城，发为长汀勾章诸山，届东海大嵩管江而止者，左龙也；一至缙城发为象邑诸山，届大瀛海而止者，右龙也。

东苍峰亦分两支：一由王爱山过桑州至东奥清渚入沿海而止者，左龙也；一于榷木村、跌断穿、青山头，覆盆山迤衍入大固山，孕临海山川之秀，届章安、芙蓉、桃渚、健跳、周水亭傍而止者，右龙也。

狮子峰为欢奥、九析峰、东横山之龙，届大溪而止。大雷峰亦分两支：左为修禅、太平、高明三寺之龙，届幽溪螺溪而止；右为真觉、后明、清心、传教四寺之龙，开洋为县治，届大溪而止。

葛阊峰亦分两支：左为国清、赤城山之龙；右为桐柏之龙，届南奥溪、灵溪、清溪而止。香炉峰为护国寺桃源诸山之龙，届左溪、秀溪而止。香柏峰为慈圣、万年、金庭、上虞诸山之龙，届剡溪、娥江而止。菩提峰为姚江、慈水、定海诸山之龙，届招宝山东北大海而止。」

由此可见天台山是一处风水宝地，难怪隋朝智者大师弘传佛法迄今一千多年，台宗仍兴。至于是否当时就运用风水常识作规划，或者佛教大德们之选址规划无形中巧合风水理论，则无从查明。

○ 现代佛寺建筑的风水观之

民国八十三年，西元 1994 年年初笔者为了设计云林县林内乡「白马山」菩提寺以及南化水库内山里头的大愿寺，前后曾到中南部几十座寺庙、道场参观。深知许多佛教大师似乎都懂得地理风水，尤其对于如何环山水抱、地势取采均十分考究，不知是否曾参考「地理师」的意见，或是以自己对佛法的修为功力，做了不输于“风水师”的特别营造。当时规画大愿寺时，精通地理的台北市临济护国禅寺住持明田法师也邀约了地理师就方位再做了确认，以期能再保有六十年以上的兴旺。

虽然，报载台北市护国禅寺在七十八年，曾因明田法师的意见，由原来「日本神社」考究背靠大屯山的风水气势最佳，移转了九十度，成为背靠近年已被工程破坏的圆山，而是否因此造成护国禅寺的发展逐渐走下坡，或预期若干年后能时来运转（八十七年已被列入古迹），均未可论定，但知风水理论也深深受到出家师父的重视。至于，白马山菩提寺是否也讲究地理方位，则全是依照“建造执照”核准图说放样施工，可能恰好符合地理风水的优点，也无关于是否有考量了。

八十六年底，白马山菩提寺落成后不到半个月，笔者获知消息参加了在慧日讲堂举办的「1998年佛教建筑设计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因为听到设计花莲圣觉寺的林志成建筑师提到「中轴线」的字眼，笔者请问林建筑师如何定下中轴线，是否曾考量地理方位的问题？却激起台上几位主持人的一番言论：「信不信风水正是信徒检验、选择师父的重要标准，如果师父看风水，信徒还是趁早走人……」「……如果建筑寺院要相信风水师的话，那么就拜风水师为师岂不是更直接？」颇有对风水师（地理师）不屑一顾的样子，甚至认为佛教界盖寺院还要找地理师，这是「对佛法的信心不够」。

由于《佛遗教经》上说有四种不当的谋生方式为「邪命生活」，佛教徒不应靠营生，那是佛法所不取的。其中之一有“观天文星宿，妄言人间好坏”是为「仰口食」；另为“习种种咒术，卜算吉凶”是为「维口食」。不管「仰口食」或「维口食」，都是以《易经》为基础，如此这般让《易经》从此背上了沉重包袱。其实，所谓「邪命生活」，指的是利用欺骗所得，妄言以假乱真，害人以谋私利者。而自古以来许多高僧大德都深解易卜，善于观天文星宿、精通咒术甚多，下文会提到。被诟病的只是许多不学无术的庸师神巫，让数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冤枉至极。

佛教是讲求由内心证悟修行的宗教，如果将心放逸或专注于心外有关的学问，都属心外求法是为“外道”。会中见众多住持师父因有人先行发如是言论，又有戒律明示不应相信「外道」，原来一片「疑惑」就平息下来，也没有人再表示意见，也不再提起是否应对风水做什么态度。其实，笔者认识会中的多位法师建寺前后，一直都期望不违背风水，而能使寺院兴旺百二十年以上，就风水的运用上也就继续心照不宣。

○禅宗佛寺建筑的风水观

从《景德传灯录》卷九：「时司马头陀（参禅，外蕴人伦之鉴，兼穷地理，诸方开院多取决可。）自湖南来，百丈谓之曰，老僧欲往泐山可乎？对云，泐山奇绝，可聚千五百众，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对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设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众中莫有人住得否？对云，待历观之。百丈乃令侍者唤第一座来（即华林和尚），问云，此人如何？头陀令瞥咳一声行数步，对曰，此人不可。又令唤典座来（即灵佑禅师），头陀云，此正是泐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师入室，嘱云，吾化缘在此，泐山胜境，汝当居之，嗣续吾宗，广度后学。」文中可见中土“禅宗”对体型面相及地理风水均十分注重。

普庵禅师在〈风水禅〉提到：「……所以，各各不违实像，权施引接，应物随机，略

露个消息，皆是不得已而为之。…且如司马头陀，得无心之妙用，合无心之阴阳，权指汾山之寺基，堪安海众；要以达本明心，建大道场，标宗设教，即非妄想颠倒，诳惑王民。」是知禅门大德，权宜之便，亦善于利用阴阳风水之术。

今之台湾佛教大多属于净土宗，常奉近代“净土宗”祖师之言为金科玉律，如《印光法师嘉言录续编》之《显正辨误》中说：「堪輿家言，何可为准？若如所说，则富贵之人永远富贵，何以高门每出饿殍？世之最有力能得好地、好宅者，莫如皇帝，何皇帝每多寿短？自汉以来，无有过四百年者。贫人众苦交集，又欲得吉宅、吉穴而不得，是欲免苦，而又自设法以令苦更深远也。汝但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一心念佛，展转劝人。」

又说：「世人不在心上求福田，而在外境上求福田，每每丧天良以谋人之吉宅、吉地，弄至家败人亡，子孙灭绝者，皆堪輿师所惑而致也。若堪輿师知祸福皆由心造，亦由心转，则便为有益于世之风鉴矣。又堪輿家，人各异见，凡古人、今人所看者，彼必不全见许，以显彼知见高超，实多半是小人之用心，欲借此以欺世盗名耳。试看堪輿之家，谁大发达，彼能为人谋，何不为己谋乎？」

大师所言心切，诚然无德之人必遭祸殃，封建时代各朝末世皇帝所败之因，皆是荒淫缺德，致天理不容，虽有吉宅宫殿，亦无能享用。一般富人子孙败德不修，常鬼使神差般变卖田宅，让后来有德之人购得，此乃因果不爽。台湾俗谚：「福地福人居」缺德无福之人，当然无法获得吉地、吉宅。宗教建筑若能选择吉地兴建，便得信徒拥护，古来实例甚多。除非是头陀苦行，少有开山祖师故意将寺院建在荒郊野外、人烟稀少、环境险厄之地，否则如何接引尘世众生？

期求「趋吉避凶」乃人之常情，印光法师亦见民国初年之堪輿师不学无德者多，故有上文之感叹。有趣的是中国大陆的天津大学、东南大学等建筑学系相关学者，发现古代〈风水术〉里有某种科学与合理的成分，最近十年来尤其比台湾的学者下了功夫，大量研究这种老祖先传下的建筑选址、规画、设计、营造的特殊法则，知道〈风水学〉具备了中国古代哲理、美学、心理、地质、地理、生态、景观等方面的丰富内涵，更包含着顺应大自然的重要典范（语见《风水理论研究》一书之前言摘要）。那么，如果法师懂得地理风水，却不能建议建筑师参考；或建筑师懂得地理风水，却不能用来设计寺院，合理吗？

○盖寺院请地理风水师参考有错吗？

说实在的，戊寅年初这次号称所谓佛教建筑的「国际研讨会」，会中谈到的佛教建筑，仅仅是现代化的仿中国式的宫殿加院落建筑群而已，并未提出古南北丝路或吐蕃西藏、天竺印度、泰傣、缅甸等地的佛教建筑研究。参加的外国代表只有设计纽约美国佛教会的中国式建筑光明寺的一位建筑师，想必是第一次举办未具规模之故吧！另外，不被认同的则是以「小乘」南传佛教为号召，却打算在泰国曼谷北方三十公里，要花费相当于新台币二十五亿的巨款，盖一座类似飞碟，且被学者质疑的「大乘法身」塔。

前曾担任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汉宝德建筑师曾深研风水学，在他所著的《风水与环

境》一书中指出：「风水实际上是中国的建筑原则，风水先生实际上是中国的建筑师。匠人们负责修造，是工程师与装修师，也要符合与星象有关的尺法寸法。」如果说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学说是「外道」法，不值得提倡。照这种理论，那么医师或建筑师出家的法师，因为医术、建筑设计是「外道」法，出家后就必须依戒律放弃所学，不可重拾旧学了，合理吗？

○明代宝华山见月律师重视地理风水的实例

见月律师身长大、顶有肉髻，依亮如老法师剃度时，得法名读体，号绍如。崇祯九年西元 1636 年，在保定遭遇兵马驱迫，逃难途中，因感未能实现弘法利生，以「绍如」披剃师之命号，更无法「读」教法身理「体」，不明所诠之理，若「理明则诠忘，犹因标指见月，月见则指泯」，遂改号见月以自惕。

见月律师在《一梦漫言》卷下提到：「崇祯十四年（西元 1641 年），七月一日松江府超果寺戒期执事圆满，回华山。华山寺宇乃敕建之处，皆内监督理修造，方向未合，故尔常住不兴，寂光（三昧）和尚择期改向，唯铜殿不动，余皆移转，工费浩繁。…卸瓦运砖，一一莫不以身先之。」

「至夜间忆初改向时，和尚吩咐达师等，吾塔将来可建大殿之后。余每见诸方丛林，凡正殿后有塔者，皆不能兴，应先请和尚自订其处。次日至方丈，方便白云，和尚已喜允建寿塔，不知决定建于何处。和尚云，尔等忘了，建在大殿后。余云，曾闻堪舆与和尚论地脉有三转，大转歇一百二十年方兴，中转歇八十年方兴，小转歇四十年方兴。其大殿后是来脉，倘脉转不兴，后人谓塔伤风水，恐有更易，莫若见于龙首之地，以保永远。塔兴则常住兴，常住兴则塔兴。和尚良久乃云，依汝所言，建之龙首。彼时达照师及慧牧上座等待旁，余云众师已闻和尚亲言，塔不建后，决定建前。」

康熙十二年（西元 1673 年）建环翠楼时，作记介绍宝华山形胜，即建此楼对振兴丛林的用意，记云：「本山坐向巽干，穴结其中，龙形起伏，耸秀峰而环绕；虎势蹲踞，镇水口而护卫。林苍翠荫，径曲清幽。使创庐于梁代宝公，敕建铜殿于明季，神庙毗尼，肇阐先师，迨余继席，宏振赫赫，华山海内归仰，虽云人杰地灵，风水不无培补。今于龙虎环交水口间，接构一楼以锁之，俾水出无形，气聚不散，故题之曰“环翠楼”。将为保丛席于永久，而岂例游玩美观也哉！楼之上中以供佛，左右僧居，须遴选精进修行者，一切饮食，听板随众，或德腊尊长，或雨雪有碍，许令行人往取，仍同大众无异，不碍于此。私置烟爨，久久别立门户，恐负初创因缘，所以诫之于前云。时康熙癸丑孟春上元日。」

其中方向未合、择期改向、地脉、来脉、脉转、方兴、龙首、坐向、龙形、虎势、环交水口、水出无形、气聚不散等用词，都是注重风水地理的明证。虽然《佛遗教经》说（出家弟子）：「持净戒者，不得……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术算记，皆所不应。」但是，见月律师深知风水能影响佛寺及僧众之修行，故以他风水上的卓越见地，付出许多贡献，并不拘谨于戒律。

○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重视地理风水的实例

《书经》曰：「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卜得，择经营。」《礼记》也规定：「大夫卜宅与葬日。」即知中国自古官方就设有懂风水的官员。既然中国佛教建筑只是中国建筑的一部分，而兴建中国建筑就必须对〈风水学〉有正确的认识。为了证明中国佛教建筑也重视地理风水，让我们再翻阅一下民国八十六年和裕出版社出版的《虚云和尚自述年谱》。西元 1959 年禅宗高僧虚云老和尚圆寂，世寿一百一十九，是近代已知最高寿的出家人之一。

虚云和尚写《重兴曹溪南华寺记》：「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秋。憨公清山始入山重兴祖庭，意欲填筑龙潭，统一各家方位，纠正山向。越时八载，工程及半，以魔事去，后虽重来，不久示寂。」「寺后横山是象牙，乃本寺之主靠山。」

「自憨山挑培以后，历次修缮者，不审山脉，削去靠山，使飞锡桥直冲寺后，形成洗背水，此一忌也；龙潭之右小岗，形似象鼻，系寺内之白虎山，挖断数处，包围不密，缺乏遮蔽，此二忌也；外往算溪路之山坳，破缺多处，正当北风，又无丛林掩护，此三忌也；寺之前后靠山不正，旧日头入山门，即在现今西边大樟树林内，中有深坑。如现今曹溪门前，墓地丘陵起伏，秽积乱藏，坎坷寓目，幽明不安，此四忌也；云海楼下之井，名罗汉井，在旧天王殿西边，井右有一高坡，逶迤达天王殿门口，成为白虎捶胸格，此五忌也；寺后大山，虽号双峰，其实太弱。更因寺之坐靠，不依正主，以凹洼为背，是以子孙日渐衰弱，云至曹溪，房分只有五家，其数不上十人，不居寺内，各携家眷，住于村庄，耕植牧畜，无殊俗类。」

……独于其肉身所在道场，区区咫尺之地，辄不及百年而即中落者，虽曰人谋之不臧，要亦未尝非地形之失利。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岩虚语哉！云察勘既竟，商诸李公，先定山场，以图展布。」

曹溪南华寺是禅宗六祖肉身成道道场，经憨山大师整修七百多年后，竟然沦落如此地步，若非民国三十年冬，再经虚云老和尚重修，可能蒙尘消失了。可怜后代禅师独标「无我、无心、融于大自然、配合大自然、不见形式。」忽视世间有形，却无法照顾后代子孙，呜乎哀哉！

为了重修祖庭，虚云老和尚乃「预期十事」，次第进行，其中：

一. 更改河流以避凶煞，幸一夜之间雷雨大作，水涨平堤，改反弓水为一字案，莫非神助无法促成。

二. 更正山向以成主题，外辟广场，栽种树木，绿荫翳天，白云覆地，望之俨然一清净道场。

三. 培山主以免坐空，及筑高左右护山以成大场局，中凿莲池，象鼻之吸水处也。

四. 新建殿堂以式庄严，其方向以坐癸丑向丁未癸丁八度兼丑未线，将与宝林门同一方向，既协定星，复观大壮，堂堂正正，烨然巨观，外像象王之居，中施狮子之座。均显示禅门开悟者虚老精到之处，非不学者所能知悉。

民国三十八年，虚云老和尚一百十岁，回云门装修全堂圣像。云门寺前经虚老「审地为基，配合山川形势，燮理阴阳风水，更正山向，重奠地基，荡扫榛芜，大兴土木，广造梵宇，历时九年；中央大雄宝殿坐西北向东南，辛山乙向，正对观音岭，案山佳胜，诸峰罗列，并有大小旗山，形成贵人拱卫之象，全寺梵宇称合整个天然局势，后座稳靠，前面开展，左右拥护，凶煞尽避，吉向全收。」

又虚云老和尚对鼓山莲公老人圆寂入塔法语曰：「择地于白云峰下，石鼓山中，灵祖留下，为古寺基，名曰华严，华上涌出无缝浮图，八面锦秀，最妙第一，亥山子向，兼干丁亥分金，四界分明，护神围绕，今朝奉莲公老人居此胜幢，一切时中，吉祥如意！」亦再再不忘兼顾风水地理，作为奉塔之参考。

故知虚云老和尚洞见「主山不正」，是佛法不兴其因之一，即配合山川局势，详加燮理，务求门庭兴盛为要。今见未学、不学者强辞夺理排斥地理环境学的重要，特举虚老之实例以规劝之。

密宗高僧也懂得风水学，显教法师不懂怎么办？传说「七佛之师」文殊师利菩萨（Manjusri Bodhisattva，曼殊师利菩萨）因为道场在五台山，特别照顾中国人，传给中国人无数的“星象”、“卜卦”、“风水”的常识。目前许多佛教居士精通“五术”（山、医、命、卜、相），就特别供奉文殊师利菩萨。（西藏认为摩诃支那（Maha China）的曼殊皇帝心中都曾获得怙主曼殊——文殊菩萨的光明加持）

寺院、阳宅既然盖的是中国建筑，应该有〈风水学〉的常识配合。中国古代的风水地理师相当于现代的景观建筑师，〈风水地理学〉是从前必备的常识。而现代课堂不教，教授建筑系的老师不懂的居多，反正古今流行「对不懂的干脆就批判为迷信」以掩饰其无知，加上家传的地理师又不擅长传道授业，尤其如今社会上小部分的风水师、地理仙仔的品行不佳，引起反弹又经长期打压，使〈风水地理学〉的地位每况愈下，真是十分无奈。

但是寺院——佛教建筑既然盖的是在中国的建筑，应该有〈风水学〉的常识配合来适应环境才是。后世有佛教建筑的产生，如佛教初传中土，中国信徒的「舍宅为寺」，也只是民居形式的一种。等到帝王崇信佛教后，因大师宣称释迦牟尼佛是天竺太子身分，超越金轮王，所以佛寺建制就特许比照宫殿。而宫殿建筑是特别讲究风水地理的，但屋瓦则依建寺者身分，分别为黄、绿等不同颜色以用区别。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北京的佛寺大殿屋顶，是特别在正中嵌以菱形的绿色瓦区来区分之。

○中土的左尊右卑

《考工记》云：「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让，必有途矣。」「以多座建筑组合而成的庙宇，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布局。其所注目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其布置秩序均为左右分之，适于礼仪之庄严场合。」佛寺为庄严道场，且依中土传统习俗，认为「左阳、右阴」，尚左尊东。人之相处时，男左、女右，男尊女

卑。中土寺庙、宫殿大门前摆设的石狮，也是左雄、右雌。但天竺佛教则尊右（西），《华严经》中〈净行品〉云：「右绕于塔，当愿众生所行无逆，成一切智」。“释氏每言偏袒右肩，右绕、右跪”，右绕即顺时针方向绕行。至于安排东西两地的首座祖师或处理社会世俗性质诸事，中土佛寺则两者兼顾，有关弘法之宗教行为事项列于西侧，而属世俗者则位列东侧。故有“左（东）厨房、右（西）僧堂”的约定安排。

其实，中土的阳宅观念就是把房屋当成人体，人居阳宅久后，习惯性会把心思充塞房屋，如果房屋有缺陷时，就会反射影响人体，以「阳宅拟人化」来兆应吉凶。所谓「人造房屋，房屋造人」，一点不假。习惯来说，我人常用左手守备，以右手攻击或取食物，就饮食席位的安排，主位左边大位是主客席位，右边是次要的客人席位，允许主位客人右手来犯，可以容忍。但右手边如果坐左撇子的客人，挟菜时会与主人右手交错，造成不悦。

在中医针灸学上把额前部位名为“明堂”，阳宅大厅（常都是供奉神明、祖先的）望出之前庭也叫“明堂”，这两种学问都是看重明堂的重要。不妨把左手（龙）边心脏靠近的部位，当作守备的警戒处，右手（虎）边是攻击的防御处。那么阳宅或阴宅主张「智慧尊贵龙方出贵人，宜高、宜动、怕臭；凶神恶煞虎方是劫财，宜低、宜静、怕闹」，应该都是人体生理上适应性的主张。

无着·道忠则说：「法堂、佛殿、山门、厨房、僧堂、浴室、西净为“七堂”。伽蓝，未知何据。各有表相如下：法堂头、佛殿心、山门阴、厨房左手、僧堂右手、浴室左脚、西净右脚。」这样子的寺院布置，就是依据八卦理论以及仿人体部位安排的，“净”是厕所，故摆在西方虎边下脚处。

○环境不佳会影响修行

另如“喇嘛教”（Lamaism）有一则修行的故事：有位喇嘛（Lama）久修无果，请示上师（Guru）后，上师要他将关房的窗户全部打开，结果真的修成了。初级禅修的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若环境不对，大殿偏斜不正，佛法正果不容易达成，虚云老和尚深知此道，故特别重视环境的影响力，新潮的未学者，羞矣！

《易经》六十四卦第十六〈雷地豫〉卦六二爻：「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这是先总统蒋公幼名蒋瑞元，后来改名为蒋介石、字中正的依据，可见改名时有高人之意见。笔者同门师兄弟刘居士曾至尼泊尔，参观莲华生大士修行成就的山洞，用“罗经”一测，正是坐雷地「豫」卦，有六五爻“恒不死”之祥瑞，可见中土易卦的科学性极高。

○其他有关佛寺风水的人物介绍

《江西通志》写：「司马头陀习堪舆家言，历览洪都（今江西南昌县）诸山，钤地一百七十余处，迄今犹验。一日至奉新（江西奉新县）参百丈，曰：『近得湖南一山，乃一千五百善知识所居。』百丈曰：『老僧可住否？』曰：『不可，和尚骨相，彼骨（肉？）山

也。』时华林觉为首座，询之，不许。一见灵佑，曰：『此为山主人也。』后往住山，连帅李景让率众建梵宇。请于朝，赐号『同庆寺』，天下禅学辐辏焉。竟如其言。」

司马头陀着有《水法》、《穴法》、《玄关同窍歌》。世传有司马头陀与其徒刘达僧之问答篇为《达僧问答》留世。宋有铎长者，一名托辜长者，曾为丰城孤罗山圣母庵之住持，精通相地术，白云：「贫纳得神龟点化，又遇丘延翰师门人青衣子师日夜讲究，求其指点，方明理气。」

民国初年，曾与弘一大师同任教上海梵王渡圣约翰大学的尤惜阴居士，后出家法号演本，出家前着有《东方之科学宅运新案》上下册四巨卷、《宅运图解全集》、《人间天眼指南》、《宅运撮要》等书。西元 1945 年间，新加坡毗卢寺雪山法师至金马仑开山，建三宝寺刹，恭迓演本法师卓锡住持，四众皈依。

演本法师更宏具规模，得王碧莲居士发心赞助，增建「法轮图书馆」于寺后山，该馆俯瞰山色，云霭隐没，气象万千。出家后著作犹多，如《禅家不夜城》、《众福之门》、《提高道风寺风》、《金刚经妙解》、《报恩经》、《修证圆通》、《进化家庭》等等，给菲、暹、星、马等国弟子启示良多。

写于五代后汉隐帝干佑三年（西元 950 年）的《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寺记》说：「有乡人魏大丑，收以材石，构成佛堂于此山之西北，镇压风穴，即今之院基是也。」及《三圣山三幕寺事记》写：「然则古人之所谓建寺创刹，以镇山川气脉，而使之祝厘帮家者，尤晓明白矣。」古人都深信靠佛祖的神秘力量，只要建有寺、塔即可改变风水之不利环境。所以，这也是谈及佛寺风水的书籍并不多的原因。

明成化十三年（西元 1477 年）碑文载：「风穴白云禅寺者，诚禅栖之佳地也，层峦环拱，状若莲花。」又《金陵梵刹志》记栖霞寺说：「寺在摄山，一名伞山。有中峰屹然卓立，迤迤南下，左右环抱如拱。」及《慧因寺志》言：「今南山慧因禅寺后唐天成二年（西元 930 年）吴越忠武肃王建，初称慧因禅院。面玉岑、背兔岭，赤山左翼、南峰右踞，箕泉、蛟窗二水合流而南绕于寺门，环转而东北，回龙桥复出赤山，埠达于西湖。…宋苏东坡建苏堤，欲取土于山以实之，而诸山多石不便畚运，惟赤山纯土滨湖，易于输载。堤成而山已夷而（平）原矣。形家言去此山，则慧因失其左臂，行不利于兹寺。文忠（东坡）矢于佛前愿为伽蓝神以护之。命增己像于华光之右，嗣后屡着灵应。」以上是中古禅寺风水选址的例子。

佛寺建灶之事属俗事，与佛殿或塔本身具有神圣力量不同，故建寺时常会兼顾厨房灶位及开门的风水问题。康熙年间刊印的《地理直指原真》一书提到：「佛寺安灶与俗家作灶同。监斋司不可朝内供奉，须奉祖为吉，如逆供主有口舌，出入忤逆，十三时师不吉。或灶向南，谓顺灶吉，向北谓逆灶凶，并人口不安出忤逆。灶门左右有门冲吉，……不论坐生，只要起造五进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殊不知土山、金山皆合为是，若木山、水山皆非也。至于开门之法须依八宅周书例。然佛门坎、艮、震、巽、离、坤、兑七（坐）山可开正门（指位中轴线上），惟干（坐）山一局，辰、巽、巳三向不可开门。」

或从青龙首乙位出入，或从白虎首巳（疑是辛字之误）上开门，谓三福德门最吉。如在辰上开门，主间非、火厄大凶。即如径山（寺名，坐干山）山门，向在青龙首乙上开门，后改正门出入，在周书为祸门，果见官非回禄，此最彰明昭著之可证也。…作灶法，须坐北朝南，坎山一局，前左箱作灶。灶坐东向，中官天井谓奉祖灶，大利。坐天井向东谓无情灶。」

另外深受汉文化影响的高丽国时代，据说有一位桐里山慧哲的衣钵传人道洗，住在智异山的页岭时，跟着一位仙翁「聚沙以研山川逆顺之形式」，而作了一本《道洗秘说》，他说朝鲜半岛之所以分裂为九韩、三韩，更逢内外逆贼不断，主因全在于高丽之山河多负「本主」导致。他视朝鲜半岛如一艘船，山河为其船首、船腹、船尾、船舵及船桨，所以行船时必须顺风满帆，应有「急就」之势。如果要国灾止息，国祚绵长，则必须建寺、造佛、立塔于山川交结之处，以绝天地血脉不调之病根。

○佛经中之天文图符与建筑

印度星占术是承袭希腊与巴比伦，与西方并无二致，皆以黄道十二宫为主，并以十二种事务命名为狮子座、处女座、天平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双鱼座、牡羊座、金牛座、巨蟹座。中土则把黄道附近肉眼可见之星群，划分为二十八个星团，称为“二十八宿”。

在北半球的气候、环境下，要考虑避免北方冷冽寒风的吹袭，〈阳宅学〉会采用「后天八卦」来考量，应该是配合节气时间图来运用的。为营造舒适的家居，常见中国建筑都采「坐北朝南」的座向，以「藏有利之风、纳有利之气」的原则，并接受阳光自东向西长时间的照射。又随春、夏、秋、冬的顺序耕作、收成，将晒谷场设在四合院的中央也更合理。所以，中国民居或宫殿的北面很少开窗用以避寒风。

中国古代的诸多方位体系中，时间与空间的应用，却又是统一的，天体运行、四季交替等等运动与变化，在中土酝酿成特殊的方位文化。四象二十八宿中，“苍龙”又称青龙，是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的总称；“白虎”是西方奎、娄、胃、昂、毕、觜、参七宿的总称；“朱雀”又称朱鸟，是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的总称；“玄武”又称灵龟，是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的总称。

所以，后来佛经出现有二十八宿的说法，如西晋竺法护译《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唐善无畏译《阿咤薄俱元帅大将上佛陀罗尼经修行仪轨》、唐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唐一行禅师所撰《宿曜仪轨》等等，都述及北斗七星、二十八宿，显然皆已受易学、道教推崇斗宿星神的影响，可知汉地的密宗佛经已经是融有了中土文化。

可是，唐大兴善寺灌顶阿闍黎一行上师述《北斗七星护摩密要仪轨》：「北斗七星者，日月五星之精也，囊括七曜，照临八方，上耀于天神，下值于人间，以司善恶而分祸福。」已逐渐把北斗七星（Big Dipper）与七曜混为一谈，并把北斗称为北极。所谓“七曜”指

日、月及金（Venus）、木（Jupiter）、水（Mercury）、火（Mars）、土（Saturn）五星，与阴阳五行同义。是知中国高僧中唯有一行禅师，博览经史精通天文，又穷极深研《易》学，能将《易》理、天文与密咒相结合，巧妙运用以避祸害，是充分发挥天文与密教学问的奇才。

自古在北半球古中国地区的人们，就用「玄武」来表示北方玄天的阴冷；「朱雀」表示南方炎天的光热；「青龙」表示东方苍天阳升的气息；「白虎」表示西方昊天秋杀的冷冽。

中国古代以「四灵」表示行军布阵的队列，《礼记·曲礼上》记载：「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招摇在上（即北斗星），急缮其怒。」以四灵来描述地形，首见于《三国志·魏书·管辂传》其记有：「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后来，却发展有：「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之说，也因此一般人简易的认为左、右方都是「左青龙、右白虎」。

从目前流行，甚至强调供奉后一定有神效的《佛说天地神咒镇宅八阳经》等经典，这些与阳宅有关的经典是否真伪？从下面的证据可以判断出来。我们可以明白佛灭后，大部分众生无法从内心证悟佛性，认为一切都要仰赖佛、菩萨、护法的宗教加持，一般居家甚至佛寺的平安与否，都要诵经持咒，来镇压邪恶，以求平安。

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翻印《佛说天地神咒镇宅八阳经》上、下卷经本，系黑底金字毛笔书写本，上虽盖有「乾隆御览之宝」珠砂印，可知乾隆时代也不能分辨真伪，因为从下面内文节录可以看出，《佛说天地神咒镇宅八阳经》很显然是中土的后造经（indigenous scriptures），绝对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

经文上卷提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慳贪嫉妒，筑墙动土，埋竖树柱，回门倒户，安立家宅，嫁娶问妇，不问黄幡豹尾，莫犯太岁将军。或盖正房，南屋西房，东屋厨舍门户，井灶碓磨，六畜栏圈，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一切病患，出入往来，官符盗贼，悉皆恐怖。善男子、善女人，抄写读诵《镇宅八阳经》百卷，一切邪魔外道，不敢宅上为祸，又能折寿生钱一万贯文，人口家眷，甚大吉利。」

下卷：「如是我闻，佛在龙虎山中，一切诸佛聚集，一万人天大众，五百声闻，一切诸多神眷将，六丁六甲，八金刚，四菩萨，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善男子、善女人，宅中打墙动土，埋竖树柱，娶女问妇，回门倒户。或是安置庄宅，不问黄幡豹尾，触犯太岁将军，丧门吊客。或盖正房，东西南方井灶碓磨，六畜栏圈，竖柱掘坑。忽有宅中，年灾月厄，灾星土星，火星妖怪，恶人恶鬼，产妇孝子，移入宅中作祸。有十二神将，八金刚，四羯帝神护法尊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切灾祸……」

《佛说天地神咒镇宅八阳经》上、下卷内容重复，文句不顺，从「佛在龙虎山中……」就可明白，龙虎山是道教圣地，在今江西贵溪西南，汉代道教天师张道陵曾在此修道，才出名的。周朝时代的佛陀，根本就不可能“去到未来”的龙虎山，此经很显然是学了佛咒

的道教人士应信徒的要求，编造出来的，也被编入了《大藏经》中。

《协纪辨方书》说：「黄幡，是岁名。」《乾坤宝典》曰：「黄幡者，旌旗也。常居三合墓辰，所理之地，不可开门、取土、嫁娶、纳财、市卖及有造作，犯之者，有损亡。」“豹尾”也是岁名，常与“黄幡”相对，同样不可犯，但它们都不是天竺的产品。

所以，造作正常的佛经是没有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的玩意，而且六丁、六甲也是道教神化易卦所说的自然现象后的新产品。因为道教以干支数中之丁卯、丁巳、丁未、丁酉、丁亥、丁丑为玉女阴神；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为将军阳神，认为均受天帝役使，能“行风雷，制鬼神”。

将各卦象与纳音五行相配，干属金、坎属水、艮属土、震数木、离属火、坤属土、兑属金，因土生金，所以把属土与属金的艮、坤、干、兑归成一类；因水生木、木生火，把属水与数木的震、巽、坎、离归成一类。

宅葬吉凶五行之说在汉代极为盛行，关于动土兴工，鬼神吉凶，不仅流行于民间，也深为当时之帝王所相信。道教也有一本《太上老君说安宅八阳经》其中有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起造宅舍，惊动龙神，屋宇鸣唤，地华土裂，南堂北屋东廊，门户井灶，碓磨库藏，船车寓止，六畜栏圈，庄舍寺院；但是屋宇房廊窟穴，触犯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时煞、四方诸煞，五方地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将军太岁，黄幡豹尾，十二时神，六甲禁忌，土公土母，土府伏龙，一切恶煞。宜转此经，禳谢所犯神煞，悉皆隐藏，远送四方，各镇方隅，不敢为害。

念诵此经，是诸恶鬼，皆自消灭，疾病驱除，身强体轻。念诵此经，功德无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匡保蚕桑，至心念诵此经，福德报应。或起造屋宇，或修营仓库，牛栏马坊，猪圈鸡栖，掘凿动土，转诵此经，三遍至百遍，令土府相生，阴阳和合，向坐宜良，龙神匡赞，百福咸臻，眷属和平，悉无障碍，所求皆得，所愿皆成。」

由此我们非常明白，佛道两教护宅经文如此接近，这或许会是中土文化渗入佛教的新产品。《佛说天地神咒镇宅八阳经》鼓励信众修持〈准提咒〉，与《佛说八阳神咒经》是完全不同的。《佛说八阳神咒经》是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所译，鼓励信众只要持经中之八佛名及八菩萨名，就可以解灾除厄。而〈准提法〉是唐代才开始盛行，至于《佛说天地神咒镇宅八阳经》被整编成佛道不分，并且相互融合的综合本，是从什么年代才开始大流行，就不可知了。

元朝鼎盛时期，元世祖发现西藏与汉地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便下令由政府出面在大都（北京）兴教寺，作了汉、藏《大藏经》的对勘，历时两年余才完成，并发现了《三世因果经》、《安宅神咒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等是在中土编造的经典（见《中国密教史》第536页；〈首楞严咒〉其实是大炽盛光如来佛顶陀罗尼诸尊会，是最密教特殊的密咒之一。）。

查《大正藏》第二十一册 No. 1394《安宅神咒经》是后汉时翻译，但失去翻译人名，经文中曰：「佛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龙鬼，皆来受听……移房动土，穿凿非时，或犯触伏龙螭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岁月却杀，六甲禁忌，十二时神，门庭户陌，井灶精灵，堂上户中混边之神。……百子千孙，父慈子孝，男女志贞，兄弟良顺，崇义仁贤，所愿如意。」其中有儒家的道德劝说，而且内容还与道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很类似。另外还有与《佛说八阳神咒经》名称接近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是唐三藏法师义净奉诏译，其中有中文「人」字的说文解字，也有黄幡豹尾，青龙、白虎、玄武、朱雀，阴阳之说，已经揉合了中土的生活文化。

东汉末之魏伯阳所著的《参同契》一书，可能后来影响了盛唐时之石头·希迁禅师的另一禅学写作《参同契》；北魏僧人昙靖专为在家居士所编造的《提谓波利经》，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儒家的纲常伦理及道家的延命益寿的思想，让其与佛教义理相结合；梁代佚名译《陀罗尼杂集》卷五《佛说咒土经》就有「急咒如律令」是仿自道教的咒语结尾辞。

又，敦煌写卷伯 3915 号斯 2110 号《佛说安宅神咒经》与《安宅神咒经》虽经名相同，但文字有别，经文中对宅第动土，扰及鬼神，需解谢土神，方能平安，其鬼神名号都与道教通用。又，斯 3427 号《谢土地太岁文》乃是佛寺建造后，谢土地太岁所用之祈祷文，其观念完全出自中土。又《梵天火罗九曜》经文提到“春巽夏坤秋干冬艮”属于八卦、地支的名目。

有学者证实来华译经的竺法护，后来带着已经融通中土儒、道两家的学术思想回到敦煌，可以明白是中土文明曾被引到西域传到天竺，再反馈回来；也有的是直接将中土文化写成梵文，又经一番译经的手续，再译回中文。可知多数西域僧人也承认中土文化有其特色，值得弘传，于是编成佛经式样。唐三藏法师义净奉诏翻译（或是造作）这类经典时，还以为只要是梵文，又有「如是我闻（This is so I heard）」或「闻如是」当开头，就是佛陀亲说，也难怪在元代被列为“后造经”。

义净法师奉诏翻译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就引用「说文解字」式的方法说：「吾当为汝，分别演说天地八阳之经，此经，过去诸佛已说，未来诸佛当说，现在诸佛今说。夫天地之间，为人最胜最上者，贵于一切万物。人（字）者，真也正也，心无虚妄，身行正真，左撇 为真，右磔 为正。常行正真，故名为人。是知人能弘道，以润身，依道依人，皆成圣道。」

如果依照天竺的说法，有智慧的人就是佛，中土后造经典编写的用意，就是保存有用的，能教化信徒的教科书，才有资格载入《大藏经》保留至今。从这些“后造经”能被收编入《大藏经》中，我们可以猜测这些经开头所称的“佛”，就是指智慧者，智慧者所说的经当然可以被收编入有智慧的《大藏经》中。而且此经是义净回到中土后才奉诏翻译的，不是义净在苏门达腊时就翻译好带回中土的。其目的显然是当时的帝王为了把中土的文化向外国传输，就以佛经书写的方式编造出来的。义净或许清楚那是后造经，因为奉诏翻译，当然不能抗旨，而留有伏笔。可惜后人慑于「如是我闻」以及皇帝诏令的威力，不敢怀疑。

上世纪初《大佛顶首楞严经》被中国学者吕澄之〈楞严百伪〉一文「攻击」得体无完肤，让天天讽颂维护道场〈楞严咒〉的诸山长老紧张异常（所幸已有中华药师山居士佛学会紫虚居士在该会通讯刊物中逐条驳正）。如果能以同样尊重《六祖坛经》的立场来看待《首楞严经》，“汉传佛教”信徒们生活在中土文化里，有了《首楞严经》的叮咛，就不易再陷入那十种仙道的修行途径。此经作为修行的指针，确实成就不少的佛教徒，故不必以此经是“后造经”而紧张。何况属于大炽盛光如来佛顶及其眷属海会的〈首楞严神咒〉，其守护道场的威力一直未变。可惜的只是现代以北京官话的国语音唱诵，加上当时笔录有误，错字甚多，未经口传，却光照字面念诵，当然威力大大的减弱许多。

○佛教八斋戒十斋日的由来

阳宅家对择日学是十分慎重的，不过我们知道佛教习俗上的特定时日，仍有其考量。西晋竺法护所译《佛说盂兰盆经》说七月十五日斋供僧众，借高僧之力以荐拔目连亡母及七世祖先出离地狱。梁代以后佛教广设盂兰盆会，得以超荐祖先则成为普遍之习俗。但印度与小乘佛教地区却无此习俗，当地也不见《佛说盂兰盆经》此经习俗。

印度与西洋的历法皆承自巴比伦文化，都采行「太阳历」，目前仍是如此。那么，后来流行的八斋戒、十斋日，虽出自《地藏本愿经》与《十王经》，说是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而主要受《提谓波利经》的影响，更采用「太阴历」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故不得食肉，应守斋戒。唐高祖武德二年（西元 619 年）诏令，每年正月二十四日及每月十斋日，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永为常式；乾隆元年敕令每月十斋日不得采捕屠宰。中土又配合十斋日设十斋佛，初一定光佛、初八药师如来佛、十四普贤菩萨、十五阿弥陀如来、十八观音菩萨、二十三大势至菩萨、二十四地藏菩萨、二十八日如来、二十九药王菩萨、三十释迦如来，但无经论之明据，或由五祖戒禅师配三十佛于三十日而摹仿之。

其实，「十斋日」的重点是配合月亮盈亏，以“月体纳甲”的看法，认为这十日对人体气血循环产生较强的作用，奉劝中国人勿以荤食影响健康，并于十斋日静坐禅修，最有效用。此为中土养生术之利用，应与印度文化无关，更非佛当时之说，但确与中国古代《易》学的天文研究有所关连。

○藏密九宫八卦图是汉藏文化的综合产物

我们可以肯定中文后造经，在教徒身心上产生了很好的宗教慰藉。而近十多年来，受台湾民众欢迎的喇嘛教大师们，也带来〈藏密九宫八卦图〉，作为信众居家平安的祝福。

道家认为地球地轴直指北极上空大熊星座的北斗七星，以天枢星、天璇星、天机星、天权星为魁，玉衡星、开阳星、摇光星为杓。开阳星、摇光星之旁有小星，左是辅星，右是弼星，合称为九星。九星者又指属阳的贪狼、属阳的巨门、属阴的廉贞、属阳的武曲、属阴的文曲、属阴的破军、属阴的禄存、属阴的左辅、阴阳不定的右弼。

而在婆罗门僧所翻译的《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就提到贪狼、巨门、廉贞、武曲、文曲、破军、禄存七星君，并推衍皆是药师七如来所化，其实是中土南、北斗主掌人间生死寿命说而创的。

可能是于唐末时创立，由〈洛书〉演变而来的〈九宫图〉，将九宫配以九色，九色又称为「九星」。分别称「九星」以：「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并且认为紫、白为吉祥色，此种将山向配合元运，从而看山水配合室内格局论衰旺，属紫元飞白法的「九星派」的相宅术，在明初才开始出现。另有把「玄」指的是时间，「空」就是空间，在宇宙广大的时空中，任何的一动一静，时时刻刻在变动，永无止息，用八卦方位论断当元是否失运，以推算吉凶。

中土之〈九宫图〉演变成密教的曼陀罗，发展成藏密「吉祥九宫八卦咒轮图」，则是“藏传佛教”将藏密密法与文成公主陪嫁过去时的中土文化融合后，呈现出来的〈护宅灵图〉。当然，说它是莲华生大士聚集梵、汉、藏三地破除各种凶煞之镇宅安居妙法而成，就有比较神圣的心理作用。其吉祥图中之上方是智、仁、勇三尊，红文殊代表「智慧」、白观音代表「仁慈」、金刚手代表「勇进」，另配上多种菩萨心咒咒轮。右上为时轮金刚咒轮，可令上、下、东、南、西、北四方、四隅，与年、月、日、时等时空的一切自在；左上为防护一切凶煞、障碍、驱除一切不祥回遮咒轮。正中有伏羲先天八卦，有的是文王后天八卦；中间灵龟背分九格，第一宫白色代表药物、第二宫黑色代表魔、第三宫碧色代表水、第四宫绿色代表龙、第五宫黄色代表战神、第六宫白色代表君王、第七宫赤色代表妖、第八宫白色代表地祇神、第九宫红色代表火，最外圈为十二地支、时辰、神兽等。圈外有一怒目、獠牙、卷舌的四手凶神，就是掌理日月星宿、年、月、日的罗侯太岁星君。右下方的咒轮是一切音声的韵母，及缘起咒作为增长善缘、福德，吸取天地、日月的精华；左下方的咒轮为阴阳五行九宫遮止咒轮，能回遮一切违逆的恶缘。

这很明显是梵、汉、藏文化的综合产物，据说功能无限，好像家中如果挂有此九宫八卦咒轮图牌，几乎可以回遮一切太岁、岁破、劫煞、灾煞、岁煞、伏兵、大祸等诸年、月、日、时的煞星，还可以将路冲、门、床、灶、厕等不吉方位所产生的凶煞阻挡，让人无灾、无祸、无病到老，是一种最佳心理建设图腾。

我们常在报纸上看到的广告说这种咒轮图，具有去除恶日岁煞、阻却病邪、抵挡地邪阴煞，挂在风水不好、不吉祥的方位，则隐藏的邪灵都将远离，并获得吉祥，而且转祸为福。只要相信经咒轮牌的加持，就可以灭恶缘而无灾，息百病添福寿。令宅内阖家大小平安，得以加官进爵，能够招财进宝，安和乐利，百事皆宜，吉祥如意等等好处。但是否有那么神奇？买去挂的人才会知道。不过，倒是一个心理安慰、花钱消灾的好产品。

○儒释道共融的五台山金阁寺（参考长庚医院命理哲学社所编《中国五台山金阁寺》）

唐代宗时（766-779 在位）之宰相王缙，他是「诗佛」王维之弟，为赞助金阁寺的大功德主。《旧唐书·王缙传》记有：「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五台山之金阁寺坐北朝南，是唐代最早的密教中心，始建于大历元年，经历五年完成，距

今山西省台怀镇约有十五公里。可能当时既存的三教融合情形，仍旧延续至今，所以还可见到本寺寺内既供奉佛像，也供奉道教与民俗信仰之神像的情形，就是连古代的十大民间名医也在内。

我们对“汉传佛教”的纯佛教寺院建筑型态，大概有个概念，现在我们来看看三教融合的寺院典型，其中还与《易经》八卦有极密切的配合情形。从牌楼中轴线望去，先是五间开的山门天王殿，其前侧左右有钟鼓楼，然后依次是大悲殿、二楼殿堂、大雄宝殿的四进殿建筑群。东侧望去套院依次是钟楼、上客堂、念佛堂、斋堂、厨房、东方丈院；西侧套院依次是鼓楼、祖堂、塔院、西方丈院。

第三进的二楼殿堂，底层是石砌窑洞，作为僧众寮房，二楼有十九间木构造房间，由东向西为九个殿堂，依次供奉三霄殿、三皇殿、玉皇殿、三官殿、伽蓝殿、卢殿、药王殿、水陆殿以及地藏王殿。其中之玉皇殿有独特的造像布置格局，以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二时，十二时生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化三十六周天，三十六周天生六时四卦。

根据《高上玉皇本行集经》记说：玉皇为严妙乐国王子，舍弃王位，于普明香岩山中修行，辅国济民，度化众生，经历三千二百劫后，证得金仙，号曰：「清静自然觉王如来」，又经亿劫，始证玉皇，成为辅佐三清，总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一切福祸的玉皇大帝。大帝有六丁玉女、六甲神将作为差遣部属。

玉皇殿里以玉皇大帝为太极，左右侍者为两仪；玉皇大帝、文曲星君、太白星君为三才；北方玄武「执明星君」、东方青龙「孟章星君」、南方朱雀「陵光星君」、西方白虎「监明星君」为四象；北方水德星君、东方木德星君、南方火德星君、西方金德星君、东北方土德星君、东南木方德星君、西南土方德星君、西北方金德星君为八卦八方星君；殿堂后墙有十二功曹，梁上配有二十四节气值神。十二功曹与二十四节气值神化为三十六周天之象，三十六周天又生六十四卦。如此一太极、六十四星君合立为凌霄宝殿。

药王殿供奉药王菩萨，两侧各有五尊塑像，左有华陀、孙林、张子和、张介宾、刘何间；右有扁鹊、张仲景、孙思邈、徐文伯、皇甫士安，合称中国十大名医。

其他佛、道两教皆供奉的雷神、东岳大帝等等，还有常见于台湾寺庙所供奉的诸神，如三霄殿是民间尊崇的送子娘娘——云霄、琼霄、碧霄三娘娘；三皇殿供奉太昊氏伏羲帝、轩辕氏黄帝、神农氏炎帝；三官殿供奉上元一品天官赐福紫微大帝（白脸）、中元二品七气地官赦罪清虚大帝（黄脸）、下元三品五气水官解厄洞阴大帝（黑脸）。

在台湾这种佛、道同寺都尊崇的情形也很多，如台中县清水镇的紫云岩，就是较小型的态势。紫云岩又称观音佛祖寺，寺内有凌霄宝殿、圆通宝殿、大雄宝殿、地藏王庭、文昌殿、太岁殿等，也是将佛、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文昌帝君、文衡帝君、元亨利贞四大金刚、注生娘娘、八仙等供奉在一寺内。

○学佛者对《易》学应有的态度

民国初年大儒梁启超（1873-1927）认为从东汉至三国时代风水占验派甚为盛行，他说：「自西京儒者，翼奉、睦孟、胡向、匡衡、龚胜之徒，既以盛说五行，夸言讖纬，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东京儒者，张衡、郎颀，最称名家，襄楷、蔡邕、杨厚等，亦斑斑焉。于是所谓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云气诸术，盛行于时。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者三十三人，皆此类也。然其术至三国而大显，使俨然有势力于社会，若费长房、于吉、管辂、左慈辈，其尤著者也。其后郭璞着葬书注青囊，为后世堪舆家之祖。而稽康亦有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则其时风水之盛行可知。」梁大师以为风水之说是「夸言讖纬」、「使俨然有势力于社会，若……辈，」颇有轻视之心意。

但从《韩文公文集》之〈答侯继书〉说：「仆少好学问，自六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求而不观者也，然其所志，在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得其门户。虽今之仕进，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为大贤君子者也。」可知唐代文人韩愈以能通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者，为大贤君子者，韩愈却曾深惜苦无入门而感叹。如果梁启超曾涉猎此些知识，当不会有如此轻视之文笔。

不过，中国历代高僧立身行世高超，且精通传统文化之内典籍比比皆是，于儒家之《易》学及道家之《道》学常能信手拈来，他们本出于弘扬佛法之动机，曾对佛学与《易》作过融通。可是唐初的孔颖达在主修《五经正义》时，把《周易正义》一书中有关佛学与《易》融通的部分删去；清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时，对许多此类文章作大扫荡，众多书籍被焚毁，仅存留少数书目。而且历代从佛教方面讨论《易》学，又一直遭到来自标榜《易》学正统的儒家卫道人士的非难与指责。

因此，清代以后之佛教徒，除非在俗家时有所了解，许多佛教大师们也不敢碰触，造成一提《易》学，就受到有如「亲向外道」之禁忌。反而是在家居士由儒向佛者，偶而提及，故今日在台湾能够佛、《易》两学融通的人已少，除了台中李炳南老居士系统的佛教弟子，尚不排斥外，仅极少数的大师才能了解《易》学。由于众多禅宗公案、典故常与《易》学有关，若不解其理，根本无法自修参考，这也是在台湾早期造成禅学没落之一因。

东晋名士孙绰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概内外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者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执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南朝健康冶城寺名僧慧琳善解诸经以及《老庄》，他最早提出“白黑均善”的看法，认为代表“白”的儒家与代表“黑”（衣着颜色）的佛家，其“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为“殊途而同归”；罗什弟子之一，被誉为中土“解空第一”的僧肇大师在〈般若无知论〉中说：「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以“无知”即“不知之知”释般若，与《易》之“无为”、“无思”释易理是一致的。

隋代天台宗智顓大师一贯强调“会通”之思想，则对《提谓波利经》常加以运用，如在《仁王护国般若经疏》中，即利用《易》学之八卦五行以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而且

他更是一位通晓堪輿及度量测算的建筑家；禅宗二祖慧可之弟子“那禅师”专擅《易》学、《礼》学，南至相州时，遇慧可说法，即与学士十一人出家，从慧可受道；曾于洛阳佛授记寺讲说《华严经》给武则天听的法藏大师，他是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对各种教理有“交络分齐”的交叉会通。他释解善财童子“南行”就是以“离卦”之明，发挥华严教义的；澄观大师的《华严经疏抄》则是「援易入佛」而得以明「易」。

其实在《华严经·十地品》所列菩萨第五地的修行就曾指示：「此菩萨摩訶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所谓文字、算术、图书、印玺、地水火风种种诸论，咸所通达；……国城、村邑、宫宅、园苑、泉流、陂池、草树、花药，凡所布列，咸得其宜；……日月星宿、鸟鸣地震、夜梦吉凶、身相休咎、咸善观察，一无错谬；持戒、入禅、神通无量、四无色等，及余一切世间之事，但为众生不为损恼，为利益故，咸悉开示，渐令安住无上佛法。」

唐人讲玄学不出“三玄”，称《易经》为“真玄”；《老子》为“虚玄”；《庄子》为“谈玄”。程伊川曾说：「看《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他认为只要掌握艮卦的卦辞，就可以掌握《华严》的思想。因为，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以〈海印三昧〉看森罗万物都是自然地显现，与艮卦的卦辞相类似，故唐时禅家讲《华严》常将《易经》的卦辞拿来作比较。不过，宋人倾向道、儒，则觉得艮卦讲得比《华严》更为清楚。

李通玄（长者）更以《易》入华严，作《华严经论》，是唐代华严会通易、佛的代表，也是当时宗派佛教吸融《易》学的代表作。不过他把“南无”的南指称为南方的南，说：「是故礼佛皆云“南无”，明南方虚无也。但虚无之理，是南方之义。又“南无”者，为明正顺，正顺虚无之理，故号“南无”。」有意在固有的思想文化制约下，诱导让人趣入《华严》。且李通玄常以“艮卦”直接比为妙峰山、须弥山，为“止中妙慧”更糅以十二辟卦思想以及《周易》，在他的大作里可见。

李通玄后来也以“艮卦”解《华严》问题，将冬末春初，新生命开始生长态势，“化童蒙令发明故。……明智慧言论，是众善门故。”当然娴熟应用其它卦理，如“泰卦”、“坎卦”等等，更是他“以有明玄”以易解《华严》的做法。

偏向密授宗旨、重智轻悲的禅门曹洞宗一系，从唐之石头·希迁禅师开始，就与《易》学结下不解之缘，其弟子云岩·昙晟接受他的衣钵，不但保留了他作《参同契》一文风格特征，并以此为中介，又将自己的思想与《易》学的卦爻结构紧密地结合起来，创作了《宝镜三昧歌》，使曹洞的思想风格出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兼融的特点。其中的「十六字偈」：“如离六爻，偏正回互，迭而为三，变尽成五。”，五位之变化与离卦的变化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以《易经》离卦的卦爻辞表现禅意的重要思想之一，因其倾向于接引上机，若非精通三教，实难了解下手之处。

民初融通儒释，后出家为僧的妙觉居士阮印长着《造化通》一书，其中答湘乡孝廉 元龙有关《易学与佛法之沟通》说：「来教奖励太过，如何可当。《易》为宇宙人生最上哲学，

妙觉所知未尽万一，何能穷体达用，希冀利益人群。…鄙意宇宙真理，孔释所见实同。证之大《易》一书，最易显见，《易》无定体，唯变所适。佛无定法，唯在当机。一也；《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说真如无相无迹，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二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原始反终，复于太极。

佛说一真法界，一切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无不还归此法界。三也；《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卦相通，爻爻相错，群龙无首，其道大圆。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法法相融，法法无上。四也；《易》以一卦一爻能摄万象。佛说一粒芥子能纳须弥。五也；《易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佛性周沙界，不起于坐而能观见无量无边。六也；随举六端，不谋而合，东儒西释，相得益彰。

妙觉常谓真知《易》者，可不学佛，因《易》中具含佛理故；真知佛者，可不学《易》，因佛法全显《易道》故。然学佛终不妨学《易》，学《易》终不妨学佛。亦惟通《易》者能学佛，通佛者能明《易》。如必挟程朱门户之见，吾辈固可斥佛家为虚无寂灭，佛教徒亦将以世间法小视《易道》矣。（文中又志：或谓《易》道仅摄世间法，不能超出三界。此未明诸法皆一真所摄，圆满周遍一切世法中，具一切出世法相，即相入纯杂无碍故。）」

有人说《周易》的本体是“太极”，“太极”是孔子所定名，即《华严经》中的「一真法界」，与《法华经》所说的「实相」是相同的意思，也是《楞严经》所谈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若经穷通教理之后，更要下一番工夫修持，才能明心悟道。因为儒、释皆通者，莫不曾皓首穷经，又今之大学无法将此中国之绝学得以教世周知，而既融通者亦万分无奈，难以顷刻言明，仅能一笑对无知者。况此绝学之于今日实非糊口之术，皆暇余者修心养性之趣，故难即难在此也。

有言：「佛易之道奥，九年始悟真。」佛以一真圆觉遍撒三千世界，伏羲以一笔开演天地；佛以一芥尽纳须弥，伏羲以一笔划通昆仑；佛有八万四千法门，门门方便圆觉。伏羲演绎先天八卦，延伸万千象意，意意摄受诸象；佛观三千大千世界，物物皆明。伏羲演算之间，通遍无尽宇空人事物之休咎；佛以无量寿证十地以上正觉境界，伏羲能掏无量后世，世世之盛衰。故易学者能体佛之无上不二法门，学佛者亦应偏览易学之妙。则于切磋之际，佛易之道必明且浅矣。

○小结

佛教初传中土时，宣讲佛法者便用“格义”的方法，将佛法与中土原有之学术思想配合，来发挥佛法的意义。如道生、僧肇有着深厚的老庄思想；唐代「华严宗」法藏大师与李通玄都是以《易》学的结构解诂、阐扬其佛学思想，宗密以太极图解说唯识；明代紫柏·真可撰写《解易》一文，以佛学无常说发挥易义，莲宗九祖智旭·藕益大师见儒佛均处衰微之时，即融通儒佛而着《周易禅解》，以禅解《易》，则是「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而说《易》；清代莲宗十祖截流·行策禅师用太极图讲述曹洞宗风。

可知各代的大师们无不精通《易学》，且有意「诱儒入禅」，以及“藉医弘教” “藉艺弘教” “藉术弘教” “藉数弘教”，莫不用心良苦。而《易学》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佛学是天竺民族的内心成就，两者都经过世人数千年来的研习，排斥可以不必，融合却要下一番功夫，但不懂就不要随意批断。否则会让内行人看出，真正无知的人就是那种人。